

## 翻译的性别隐喻及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黄彩霞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翻译一直以来被当作是原文话语的从属与补充, 传统翻译家们总是以婚姻中女性对男性的忠实和对男权社会的服从来比拟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和屈从。女性主义翻译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劫持三种翻译策略, 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 旨在颠覆原文及男权社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统治地位。

**关键词:** 翻译; 女性主义; 性别隐喻; 翻译策略

女性主义 (feminism) 诞生于欧美, 其理论依据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倡导的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的解构主义思潮。由于女性主义关注的若干课题与翻译研究的诸多本质问题十分类似: 对传统等级制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 对界定忠实 (忠贞) 的规则表示怀疑, 因此女性主义翻译采用全新的翻译方法操纵文本, 即对原文中有悖于女性主义思想的话语进行干涉并作些修改。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促进了女性翻译实践蓬勃兴起, 并且引发了翻译观念和翻译思想上的一场革命。

### 1. 女性与翻译的性别隐喻

长期以来, 翻译 (译文) 被视为从属、派生、歪曲、不真实的摹仿, 原文对译文具有等级上的权威, 原作者、原文被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 而译文、翻译者则被喻为女性、阴性、被动的角色, “女人”和“译者”同属于边缘地位。人们衡量译文的尺度无一不是女性化标准: 忠实、优美。所以翻译进而被女性化了。钱柏林 (Lori Chamberlain, 1992) 在《翻译中的性别隐喻》(Gender and metaphors in translation) 一文中详尽描述了翻译中性别隐喻的历史谱系, “翻译和婚姻中的忠实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谋关系, 即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这表现出翻译中的译者/译文和作者/原文的关系就应如同婚姻中女性对男性的忠贞不二的依赖关系一样。其实, 女性与翻译的隐喻源远流长, 早在 1566 年, 德兰特 (Thomas Drant) 在翻译贺拉斯的作品时就提到: “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像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对待漂亮的女俘一样: 剃光他 (贺拉斯的作品) 的头发, 剪去他的指甲, 这就是说我删除他所有的虚荣与奢侈……” (廖七一, 2002)。德兰特将翻译看成是女性隐喻, 将贺拉斯的作品比作漂亮的女俘, 要除去她身上带有的异族痕迹, 把她转变成一个“合适的妻子”。

流行最广的是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 (Gilles Menage) 杜撰的著名双关语 “les belles infidels”, 即“不忠的美人”, 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在男性的心目中, 女人要么忠实, 要么漂亮, 这似乎始终是无法调和的两个极端。这种将“漂亮”与“忠实”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使人们也将性别化的译文标准“忠实”与“优美”对立起来。在婚姻与翻译中, 忠贞 (忠实) 是后代 (译文) 惟一合法的保证; 而父亲 (原作者) 又是后代 (译文) 是否合法的惟一权威 (廖七一, 2002)。总之, “翻译批评家评论翻译就像七大姑八大姨议论邻家媳妇守不守妇道, 即忠与不忠。翻译被千百年来的父权意识形态粗暴地贬低到女性的从属地位,

---

【作者简介】黄彩霞,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语言学及英语教学。

无端地受到了不白之冤”（王东风，2003，p. 16）。这样的翻译话语强调了原文的中心和主体性、译文的次要性，即在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关系上，译文是原文的低劣的版本。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这种概念层面的性别隐喻进行了彻底地颠覆和改造，首先改变的就是对待语言的态度以及对古老的“忠实”性问题的重新表述。

## 2. 女性主义翻译观及翻译策略

女性主义翻译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富有叛逆性，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否定原文（作者）高贵、译文（译者、女性）卑贱的等级观念，否定传统的模仿论或“忠实”论，力求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颠覆“绝对的、单一的权威以及权力中心”的存在，否定传统观念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她们借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论，认为原文不存在“绝对的意义”也没有“毫无异议”的原创作品。女性文本必须“应用和滥用”男性文本，“颠覆或解构男性话语”，解构所谓的普遍真理和“正统文化”（廖七一，2002）。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写到：

如果妇女一直是在男人的话语“之内”活动……那她就该打乱这种“内在”的秩序，该炸毁它，扭转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造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然后你就会看到，她将怎样从容自如地从那话语“之内”向前跳跃，口若悬河，她将盖过大海，而过去她是怎样昏昏沉沉地蜷缩在那话语“之内”的。

女性主义的翻译观，不论从理论或从实践来看，都是对原文文本的单一意义的解构，女性主义译者质疑原文的用词、语法、概念和思想等各个层面的表达，并尝试用创意性的译法甚至重写来凸显原文或源语的性别歧视的性质，引起读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徐来，2004），这在希瑞·西蒙（Sherry Simon）《翻译的性别》（*Gender in translation*）的一例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原文：Ce soir, J'entre dans L'histoire Sans relever ma jupe.

译文一：This 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

译文二：This 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up my legs.

第一种译法属字面翻译，而第二种译法显然有女性主义倾向，属有意识的误译，但却更为有效地显示出女性意识的觉醒，读者可以从译文中感觉到译者的抗争宣言：女性不只是生儿育女（opening legs）的工具，女性来到世上就要让女人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并且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人（孟翔珍，2002）。

在大量的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总结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意义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芙洛图（Louisvon Flotow，1991）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当中的三种最主要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与注脚（prefacing）、劫持（hijacking）。增补或者补偿表现了译者主动介入文本的行为，一般的翻译者也常使用，但女性主义译者更侧重于补偿原文表述性别意义，如 HuMan 中用大写的 M 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哈伍德（Harwood）造新词 *auther* 来翻译法语中的 *auteure*（女性作家）；最典型的例子还可以在芙洛图的文本中找到，芙洛图（Flotow）列举女性主义翻译家戈达德翻译的女性主义作家 Nicole Brossard 的小说 *L.Amer*。L 为 La（the）；*Amer* 代表三个词：*mere*（mother 母亲），*mer*（sea 海），*amer*（bitter 辛酸）。原文标题即是文字游戏。戈达德的翻译将 *th* 放在左边，将 *e*，*our*，*mothers* 放在右边竖排，左右之间置大写 *S* 表示海，该标题成为：

/e

The-S-our

/mothers

组合成 *These Our mothers*（这些我们的母亲）或 *These Sour Smothers*（这些辛酸的溺爱者），将以上

三词的意思包含进去(冯文坤, 2005)。加写前言与注脚在芙洛图看来是女性主义翻译中的常规操作,这一技巧包括解释原文的背景、作者的意图,勾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旨在凸显译者的女人身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女性主义身份及其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作用,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工作中感到的亲和力或挫败,也是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资源的文本”(Simon, 1996)。

劫持(hijacking)是最富争议的一种翻译方式:女性主义译者往往对本身并不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挪用(appreciation)或操纵,并在译文中改写它们。比如在原文采用全称阳性词的地方,在译文中却变成了两性兼容的词,这样原文的内容虽没有发生变化,但却产生了全新的意义。当代女性主义的《圣经》翻译对《圣经》作女性主义及两性兼容的语言(inclusive-language)的阐释引发了争论,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性的含义,而且也加强了我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实际上,女性主义翻译者之所以运用各种新奇和出位的翻译策略,是为了实现“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见,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蒋晓华, 2004)。正如哈伍德(Harwood)所言:“我的翻译实践是一种让语言为女性说话的政治活动,如果一部翻译作品有我的署名,就说明我已采用了一切翻译手段让语言女性化”(Simon, 1996)。

### 3. 结 语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实观,运用新的词语、新的拼写、新的语法结构、新的意象和比喻,以及一些“文字游戏”(wordplay),叛逆性地把译者(译文)从从属者的身份提高到合作者甚至是独立于原作之外的创作者,旨在超越男权语言的常规,突出译文(女性)的特点和人们对译文(女性)的常规认识。这种有意识的创造性翻译观反映的是人类的进步,是女性对男权传统的挑战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折射,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女权运动的推动。这种体现女性意识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现象必然对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翻译的兴起,提高了人们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关注,并且引发了翻译观念和翻译思想上的一场革命,为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的繁荣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 参考文献:

- Flotow, Luise von. 2004.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the Femin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
-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Routledge.
- 鲍晓兰.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C].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冯文坤. 舞者, 还是舞? ——论女性主义翻译观与译者主体性[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05(1).
- 耿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4(3).
- 蒋晓华.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 中国翻译, 2004(4).
-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廖七一. 重写神话: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2): 106-109.
- 刘军平.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中西话语[J]. 中国翻译, 2004(4).
- 孟翔珍.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J]. 郑州大学学报, 2002(5).
- 潘文国. 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 中国翻译, 2002(3).
-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5): 16-23.
- 徐来. 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J]. 中国翻译, 2004(4).
- 张景华. 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 中国翻译, 2004(4).
-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

## Gender in translation and feminis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UANG Cai-xia*

**Abstract:** Translat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ubordin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discours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loyalty of the wife to the husband has been the metaph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ed version and the original discourse. By using supplementing, prefacing, and hijacking,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rewrites the original discourse creatively in order to overwhelm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original discourse even the male-governed socie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feminist; gender metaph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dited by Robert, Jessica and Stella)